



引用格式:金建萍.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10-16.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010-07

人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core meaning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金建萍

JIN Jianping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作为前提和出发点,以社会整体为考察和研究对象,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确立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理论论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的“人文关怀”向度,每一个个人只有通过自身实践活动才能不断生成为人。根据马克思这一思想,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向度来思考 and 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这一主要矛盾,在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发展质量,更好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消除束缚人的发展的制度弊端,解决民生短板,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公平优质的教育体系,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发展的
人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8-06-16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2015A-012);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改革项目(2017-005)

[作者简介]金建萍(1973—),女,甘肃省榆中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最为关注且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主体、发展规律和趋势,他从人的需要的发展、能力的发展、个性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等方面,确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向度来思考和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这一主要矛盾,在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发展质量,更好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本文拟通过对人的发展之根本的辨析,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新的历史方位的话语内核,进而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给出路径参考。

一、人的发展之根本:生成人之为人的本质

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的马克思,早期曾秉承费尔巴哈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想,提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11}。这一时期,马克思刚刚成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他将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认为人的发展实际上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性活动在自然、社会领域的展开。在考察人的发展时,马克思并不是笼统地、抽象地讲人,他强调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把人的发展分为类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并把着眼点放在每一个个人的发展之上。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没有先在本质的存在,是一种自我创生自己本质的存在。换句话说,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劳动,才能使自己不断地生成为人。

马克思还进一步探讨了如何使人成为人,即人成为人的主客观条件和实现途径。起初,马克思是从人的解放的视角去分析人的未来发展的前景目标,如“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1]18}，“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地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1]189}。此时,马克思将人的发展界定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实际上是将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相等同,强调只有通过人的完全解放才能回复人本身。之后,马克思逐步地把人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指出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01},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是由一切现实的关系如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等决定的。这一决定何以可能?对此,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2]。马克思认为,这一基本的原始的关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活动方式本身决定的,又决定着其余一切的社会关系状况,在此意义上,人的解放及其本质的实现,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1},亦即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关系。唯其如此,才能达到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的发展^[3]。

因此,人的发展有其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根本动力。“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1]544},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实际前提,作为先在前提条件体现着社会发展对人的根本制约。离开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物质生产条件去谈论人的发展,必然无法揭

示人的发展的活动构成,因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147}。当人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将其本质力量对象化于自然界时,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在社会意义上反映了人类所特有的本质联系。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5]139}更为确切地说,是个人“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4]147}。人以社会活动方式而存在,在生产劳动中把握自然规律,探求实现人的发展的基本途径,从中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6]只有在丰富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才能消除生产和交往的自发性,把生产和交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获得充分的、不再受外界强力控制的自主活动。人的发展没有终点,在由当下走向未来的道路上,人类将不断获得对自己本质的追求、选择、创造和实现,最终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并成为社会的主人。

因此,从人本身出发考察社会发展,在理论上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人文关怀向度。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和基本出发点,就是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使之向更高的方向前进,“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7]。基于这一理论,社会发展本身是社会客体与主体在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合目的性变化,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主体尺度是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但这并非要取消生产力尺度存在的合理性,而是探讨如何在不阻碍社会发展和不损害人的长远发展目标的前提下,

最大可能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避免人的现实生活遭遇苦难和困境。

对人的发展现实境遇的关注和考察,构成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要主题和问题意识。人的发展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若不以社会整体为考察和研究对象,就不可能获得完整而科学的认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启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考察。马克思在该手稿序言中提及,“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1]111}。尽管马克思写这些小册子的计划没有实现,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步实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总体考察,它是马克思此前所进行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综合性成果的反映。尽管马克思说探讨“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1]111},但实际上他已经立足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解析了资本主义现实中的个人生存境遇和发展问题。

马克思的理论研究逐步拓展到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从“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社会直至深入到“现代社会”^{[5]53},研究成果的结晶是他在1858年重新整理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一工作在《资本论》创作的过程中得以深化。马克思对人类学进行了研究,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考古学的著作并做了详细摘录和评论,完善了关于史前社会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此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全面考察,明确提出,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8]物即资本的增殖。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

度看,一方面,物化消除了早期人类社会对自然依赖的原始状况,使社会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种由市场联结在一起的物的联系使各个生产者在交换中彼此平等;另一方面,物化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为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真实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导致人的发展的不自由、不全面。

纵观资本发展的历史,总是伴随着野蛮,总是会表现出其最丑陋的一面,往往是货币成了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同时,货币把所有东西都降低为某种抽象的观念,在自己的运动中把自己降低为某种量化的存在。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历史暂时性之后指出,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现实基础,而这又是社会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资本与劳动、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基础上,明确将分工和私有制看作人的发展异化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物的增长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呈现出对立关系,人不是被看作人,而是被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物。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物对人的统治,人仅仅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不能完整发展”^[9]。所以,要消除这种对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诉诸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以及消灭私有制基础上的分工,将人和社会从私有制及其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才能破解人的发展的异化问题,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因此,总的说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个人生存的现实境遇。对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深刻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10]英国学者莫里斯·布洛克则对马克思的整个理论论证做了如下概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形成了一整套基本理论,其中包括对决定人类历史的社会基本力量的论证;对历史进程如何演化出各种制度的论证;对那些只有通过理论工作上的极大努力,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证才能弄清其起源的种种思想的论证。”^[11]由此可见,在对现实的批判过程中确立对问题的理论论证,是马克思研究社会 and 人的发展问题的重要的、基本的思路和方法,也是他的思想极具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因。

二、人的全面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话语内核

马克思曾经说过:“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1]616}而这些在进行理论抽象时所“撇开不管”的“矛盾”,却是人类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要一步一步地经历其形成、发展和解决的全部过程,因而这必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人类生活现实中社会发展取向的偏离,人与社会及自身的协调严重失衡,产生人类困境和生存危机,就是忽视个人之为个人的特殊性、具体性和独立性,就是离开个人的发展空谈社会,实际上就是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一个理论要想指导现实社会的发展,必须在实践中具备可行的具体条件,使得理论研究具有可操作性。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在从理论变为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经受着历史发展、时代转换和所处国际环境赋予的各种考验和风

险,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产生了无法比拟的震撼和影响。列宁把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比作“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12]448},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事业”^{[12]175},因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本国具体实际出发,用科学的理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确定自己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地不断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由大国走向强国的新的历史方位中,人的发展所面临的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在价值观上唤醒对人的发展的尊重和关注,更重要的是要直面现实问题,回应人民日益多样化、差别化、全方位的需要,紧紧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状况及其特点,以全新的理论话语做出回答和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4]这一论述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与时俱进,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刻解答。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等等,其实现都离不开人的主体作用。把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已然成为解决人的发展问题的话语内核。

社会发展的旨归必然是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善、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和生活方式向人的本质的逐步复归,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和满足问题。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标志的人的发展实践的新变化,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注意从人的发展多种形态共处的社会实践出发,科学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现实性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各种措施,都致力于从根本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社会最终在共建共享中重建价值共识,走上有利于人的本质力量充分发挥及其才能全面发展的康庄大道。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路向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现实启迪意义,就在于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原则和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矛盾的解决,这三者互为条件,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民主法治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都是基于现代性问题的中国表达,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瞻性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15]将改革进行到底不是空喊口号,如何确保不在改革深水区栽跟头,不仅需要

一种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还需要直面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以整体性思维谋划全局,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与时俱进地研究分析人民群众需要的时代特点和演变发展规律”^[16],创造性地探索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重要路向。

其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在谈到人的发展时,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产物。人的发展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其吃喝住行等一系列基本需要,只能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得到满足,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普遍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也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一条历史必然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解放人和开发人,让全体人民进一步释放劳动潜能,依靠创造性劳动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

其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制度是一种既定的力量,规制和限定着人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的发展的基础框架和前提条件,能否体现、保障和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成了衡量制度好坏或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准。全面深化改革,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应立足于激发每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努力解决体制改革中遇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消除束缚人的发展的制度弊端,使制度本身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为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氛围与舆论上的强有力支持。

其三,解决民生短板,促进发展成果人人共享。马克思多次论述了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必然性。显然,使个人在以社会名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能够自觉而主动地驾驭自己

的社会关系,走向对社会财富、知识、权力和资源的共享,才能拓展个体发展的空间和程度。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17]。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分配公正,“不是均等的分配,而是关注分配原则、分配形式的公平性,关注在社会成员或群体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配置的问题”^[18]。我们应在发展中不断消除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都能公平公正地分享与其奋斗实干相匹配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其四,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诉求,让群众得到实惠。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继续健全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发挥个人在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整和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优化利益分配格局,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我们应通过精准扶贫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增强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一个也不能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其五,健全公平优质的教育体系。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9],通过这种方法,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体验到自己是人。从教育角度来说,“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在人的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20],教育上去了,现代化的人才涌现出来了,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因此,提高

教育质量,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全面更优质的教育,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更富创造性,是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7.
- [3] 李秀潭.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再认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220.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95.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0.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3.
- [9] 韩庆祥.马克思开辟的人学道路[J].江海学刊,2005(5):30.
- [10]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M]//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5.
- [11] 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M].冯利,覃光广,陈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
- [12]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3] 本报评论员.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二论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N].人民日报,2015-01-28(01).
- [1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12.
-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80.
- [16] 石建勋.读懂主要矛盾,读懂新时代[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0-20(01).
- [17] 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7.
- [18]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65.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7.
- [20] 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6-7.